

桐油飘香年味浓

尹文策

林立的山包，夹杂着无数的垄塍，这就是许家吊楼丘陵地区的地貌。每年的腊月下旬，桐油的香气缭绕在窄垄小塍，弥漫在空气中，防不胜防涌入人们的鼻孔。大人们思忖着过年的物资，小孩们蹦蹦跳跳，相互欢笑，等待年的到来。一岁一相逢的桐油飘香就成了初始的年味。

在生活质量低档的年代，糖果饼干类“洋换茶”罕见珍贵，春节招待人客而“装盘”的换茶大部分都自产自销，炒米花（泡米花），炒红薯片，自种的葵瓜子，自挖的落花生，自产的冬豆，把米磨成液态，蒸熟成薄薄的面糕剪成各种形状的米荷叶。所有的这些“换茶”都需要焙炒，焙炒的原料就是桐油拌炒河沙，再由这桐油细沙拌炒各家各户自制的“土换茶”。说来也奇，用桐油细沙焙炒的“换茶”酥、脆、香、甜，各种“换茶”形态各异，红薯片在精巧媳妇的剪裁下，叠起像一副副扑克，冬豆在母亲精巧地焙炒中，绽开表面细皮如人们露出笑脸，调皮的小男孩一闻桐油飘香，窜东家，皱皱鼻子闻“换茶”的香味，时而鼓鼓眼睛望望“换茶”的形态。看到艺术的大妈用红、绿染料点滴的米荷折角子，被炒熟后成了五花脸的面相，引出一片笑声，那年味

儿早已荡漾在人们心中。

外闻桐油飘香，家里却是年味浓浓。

炒“换茶”是一场团队作战，需要一家人团聚团结在一起才能完成。所有的小媳妇、小姑子在这一天都扮演着重要角色。她们温柔的性格，平和的气质使她们都成了炒年货的关键的人物，担负着炒“换茶”的“司炉工”。“换茶”的成色，脆酥的程度都掌握在她们的手中，灶膛中的火力大了，炒锅中的“换茶”就会烧糊或烧黑，吃起来就有苦茵茵的口感；火力小了，炒锅里的“换茶”不脆，吃起来不酥不香。她们的秀目总盯着炒锅，耳朵仔细地听着站在灶背后的母亲们的每一道指令，灵活地运动着手中的烧火工具。那张脸被火温得像一朵红花，美丽极了，让她们男人看得像初恋一样，痒痒地想亲上一口。一家人团团融洽，绝不亚于过年的气氛。

炒“换茶”这一天，我还要执行一项艰难的特工任务，每年待母亲剪制红薯片时，我都要剪出几个形似人状的薯片来，炒后把它藏起来。待到新春第一天，自命它是财神爷，拿着它向长辈拜年，口里说着千篇一律的四句话：“向您拜年，发财买田，吃

了我这财神爷，天天都赚大把钱！”乐得爷爷们笑眯着眼睛，打发我几角钱红包，乐得伯伯叔叔们哈哈大笑，急拿红包往我手里放，其乐融融。大姐妒嫉我拿红包，每每扬言要毁掉我那“财神爷”薯片。当我躲闪在母亲背后，牵着母亲的衣角时，姐姐故意用眼睛余光瞅着我，吓得我千方百计保护我的“财神爷”，这些举动莫不增添了家庭的年味。

一边是桐油飘香，一边是家庭的温馨，平时难得团聚的父亲也在这天在家里帮衬着。母亲先是用水漂干净抹布，再用抹布把积垢灰尘的镲缸擦干净。晾干后，要把炒好的“换茶”装好密封，让换茶的香、脆、酥保持长久。当父亲准备密装炒好的泡米花时，就开着流传在许家吊楼一带的古老玩笑，说道：“看看我堂客做（制作）的米花籽是一筒炒三筒还是一筒炒坑（不足）筒。”母亲听了愠怒地回答道：“堂客不能干（智慧），男人（丈夫）能干，明年你来做啰。”我们平时很少看到父母有这样的情调，看了听了这番情境和言语，一家人都高兴起来。父亲边回母亲的话，边为我们每人泡上一碗开水加白糖的泡米花，大家边吃边说说笑笑，温馨的家内充满了浓浓的年味。

月亮和六便士

刘宣含

虽然满地都是六便士，但抬头就能看见月亮。

我们总是在思考着、追寻着，渴望找到命运，发现真理。梦想这颗种子，一旦真的撒下，便会在心里生根发芽。播种时我们或年轻或苍老，时间就这么走啊走啊，梦想在心中悸动着，撩拨着我们的心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终于厌倦了眼前的生活，终于意识到我不属于这里，又是否有勇气去改变呢？做想做的人，完成想做的事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显得难以完成。

被梦想俘虏的人，就是在追求自己的厄运。

毛姆就写了这样一个人：银行交易员查尔斯离开自己17年的妻子和孩子，去了巴黎。那时他已经40岁，住在最破的旅馆，贫困交加。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梦想，这里的梦想不是“老师说”，“父母说”，不是猎人给麻雀设的圈套里的那点米粒，那样不堪。那是自

己全心全意给自己构建的蓝图。为了让蓝图成为现实，查尔斯健步如飞，如愿以偿地追上了他的厄运。别人可能会同情他的穷困潦倒，他拿起画笔时，却觉得自己是个君王。

满地都是六便士，却有人抬头看见了月亮。天上的月亮那么亮，却并非触手可及，人们还会尝尝嘲笑，敛你那些可笑的想法吧。可越是这样的无处可遁，便越要砥砺前行。

夏洛蒂勃朗特写出了闻名遐迩的《简·爱》，在此之前她受到了大诗人骚塞的讽刺“文学——不是妇女的事业，也不应该是妇女的事业。”多么振振有辞，多么铿锵有力。可身为贫穷牧师女儿的夏洛蒂没有被这一盆冷水浇醒，却增强了抵抗力。最终这个矮小丑陋但不平凡的女人写出了向世人证明自己的作品。

追寻梦想时我们总是孤独的，

好像没有人能理解我们，还要被这个世界所谓的“真理”束缚，可我们偏不甘心，想要冲破那一层层阻隔。我们不愿意像蚕一样，发挥应有的本能去作茧自缚，然后重见光明的那一天，又愚蠢的飞向毁灭自我的花火。那噼啪啪燃烧着的花火，不就是这个世界的邪恶和愚昧吗？

最近很火的《无声告白》告诉我们，我们终此一生，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，找到真正的自己。莉迪亚的死让她解脱了，让一个家庭开始反省，一个活在他人期待之中的人，除了本身即是这样的人，最终的结局就是毁灭。

这个世界等着我们去改造，我们可以是发现规律的人，也可以是应用规律的人。这个星球的运转是那样的真实，容不得我们掺一点假。就如查尔斯笔下的，他的梦想。

最后，得了麻风病而双眼失明的查尔斯，在一间木屋聆听波涛的汹涌，却无比的宁静。

人到中年

崔建华

偶回乡，眼见老家村子里当年的青涩少年已长成世俗青年，窈窕少女已成为孩子他妈，尤其是看着村子里上一代人日渐稀疏，听闻又有某某那谁走了的时候，才知人生真的是隙中驹、石中火、梦中身。记忆中他们依然那么栩栩如生，如今却已似流星划过夜空般消失得悄无声息。倒是村子里的昔日孩童们皆早已拖儿带女。自己辈份本来就高，年少时即让年长者称呼为叔，被而今的孩童们唤作老爷爷时，真是应声不是，不应声也不

是。唉，谁知这宝宝心里苦哇！

对于时光荏苒、韶华易逝，古往今来有不少人感慨，而且大多是懊悔和嗟叹。即便早早以神童身份发迹、人生美好时光比绝大多数人都长的大诗人晏殊，也还是要慨叹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。虽说亦可能他是为赋新词强说愁，但此言终究不虚——人生过半而青春不再，谁能不烦恼苦闷呢？若人生坎坷，则更为不堪。施耐庵就讲得直白，“人生三十未娶，不应再娶；四十未仕，不应再仕。”孔老夫子则更入骨，《论语·子罕第

父亲的藏书

钟云省

父亲是最爱书的，哪怕是路上的旧报纸，他都要捡上把灰尘拍掉，然后如获至宝地收藏起来。

记得我和我哥上学的时候，父亲给我们定了许多怪规矩：比如不准用字纸入厕；不准将课本和作业本弄坏；我们每期读完的课本、写完的作业本都得悉数上交给他。他还常常告诫我们：“书是用来读的，不是用来玩的。读书人不重书，百事可为！”

如果期末，我们不能将课本和作业本完完整整地交给他，下学期就别想顺顺利利地领到新书。

刚上学那阵子，我读书时不大注意对课本的保护。书还没读多久，就将课本弄得面目全非。为此，没少吃父亲的独门绝招：一指弹功。他那擂锤般大的指头，在我的额头上轻轻一敲，我可怜的额头上就有了一个恼人的“电灯泡”。然后父亲还会不厌其烦地尽量将我的书恢复到原样。我那时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对书本如此地爱护有加。

而且谁也不会想到，穷得叮当响的父亲竟然还有一大箱子神秘的藏书。我那时有几分钱压岁钱都去新华书店买连环画看。父亲有一大箱子藏书，这能让我睡得安稳吗？因此，我无时无刻不想向父亲借书。

“有什么好看的？一些旧书。”每当我向父亲提出时，父亲不是干脆拒绝，就是顾左右而言他。

父亲的藏书，父亲一般不动它。小时候，我一直没见父亲打开过他的藏书箱子。即使要拿或者放进去什么书，父亲都要瞒着我们。后来父亲老了，父亲就常常打开他的宝贝箱子，拿他的藏书来“读”。但这时候我对父亲的藏书已经没兴趣了，因为我自己已经有了不少的藏书。

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，天气凉爽舒适，父亲终于当着我的面将藏书箱全打开了。

我跑过去一看，目瞪口呆。木箱里整整直直地堆放着我、我哥以及在我家上过学的表哥用过的课本、作业本。还有一些信件、队里分得的报纸和那个年代上面分发的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。

这时候，白发的父亲坐下来，缓缓地将所有的书一本一本本地翻过。他不时地看看里面的图画，用一双粗糙的老手抚摸着上面的字迹。渐渐地，父亲的眼睛变得湿润了。

“这些陪伴了我一生的书本和文字，我却从来不认识它们，我只能用手读它们了！”父亲哽咽道。由于时代的原因，我可怜的父亲连一天的学也没有上过。他是一个彻底的文盲，但这并不妨碍父亲“读”书！

一有空闲，父亲就会打开箱子将他的藏书翻出来，用手“读”一遍。从那些可怜的书巾，父亲既读出悲了伤了也读出了向往。

“读”书的时候，我发现父亲的脸上分明有着幸福的光芒！

九》记,“四十、五十而无闻焉,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”说白了就是叫人放弃梦想、安心等死,反正你已让人不屑一顾。也难怪三十九岁的东坡先生作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时,会自称“老夫”……

这么多年来,走过了数个单位,目睹了很多人来来往往,见过了不少人浮浮沉沉。这人生如此无常,唯默默自求多福,所以有时还真得学会看开和看淡一点。即便自称“老夫”的东坡,偶尔也还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呢。也许他知“月有阴晴圆缺,人有悲欢离合,此事古难全”,更知“谁道人生无再少?门前流水尚能西,休将白发唱黄鸡。”再不济,毕竟我们还有亚圣孟子在数千年前说过的“七十者衣帛食肉”的理想啊——人到中年,距这个理想还远么?